

· 纪念卢沟桥事变七十周年丛书 ·

血染

卢沟千古月

XUE RAN LUGOU QIANGU YUE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编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戴振宇 刘俊杰 著

下

北京燕山出版社

· 纪念卢沟桥事变七十周年丛书 ·



血

染

卢沟千古月

戴振宇 刘俊杰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染卢沟千古月/刘俊杰, 戴振宇著.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2. 5

(纪念卢沟桥事变七十周年丛书)

ISBN 978 - 7 - 5402 - 0476 - 1

I. 血…

II. ①刘…②戴…

III. 抗日战争 - 历史 - 中国

IV. K2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2) 第 04327 号

责任编辑: 梁 歌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灯市口大街 100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700 × 1000 毫米 16 开本 22 印张 331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2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上下) 89.80 元

目 录

序 言	(1)
-----------	-----

第 一 回	蒙面人夜潜车库	委员长晨赴香山	(1)
第 二 回	将军举棋费踌躇	智囊挥泪明大义	(11)
第 三 回	辞田园重跨戎马	谢少女再析时局	(23)
第 四 回	豺狼覬觐卢沟桥	志士图存北平城	(36)
第 五 回	南苑镇将士明誓	建国门大壮拒敌	(48)
第 六 回	情报处智囊设计	产房外丈夫落泪	(61)
第 七 回	顺治门两军相持	吊桥边巧计退敌	(75)
第 八 回	前门站华侨脱险	机关部县长斥敌	(91)
第 九 回	宛平城烽烟再起	南苑镇盟誓抗战	(106)
第 十 回	勇士热血洒卢沟	国民怒涛震古都	(123)
第十一回	香月奸诈施新策	大壮义愤索家仇	(136)
第十二回	保安队大井遭截	好男儿宛平从军	(147)
第十三回	守宛平同抗敌寇	袭沙岗毙杀日酋	(158)
第十四回	守信义代表受骗	忧时局同僚担心	(167)
第十五回	摔花瓶将军明志	会记者局长巧言	(177)
第十六回	将军违心犯众怒	小女仗义送情报	(188)
第十七回	明大义再进忠言	抒壮志险脱魔爪	(199)
第十八回	良策医治动摇症	苦雨奔波救亡忙	(210)

第十九回	南苑阅兵扬军威	军事会议显忠伪	 (221)
第二十回	过家门掩面辞行	守南苑弹琴寄情	 (233)
第二十一回	闻劣迹旅长恼火	抗日寇廊坊激战	 (243)
第二十二回	将军正义撕通牒	士兵泣泪请长缨	 (254)
第二十三回	黎明南苑起战端	黄昏京南弥狼烟	 (265)
第二十四回	大红门再抗顽敌	黄亭子痛陨名将	 (277)
第二十五回	麟阁遗恨殉国难	自忠负重挽残局	 (291)
第二十六回	访佟宅话慰烈属	赴机场泪劝将军	 (306)
第二十七回	卢沟桥专员泣泪	天津市日军受挫	 (318)
第二十八回	品苦酒自忠脱身	赴香山壮壮冤亲	 (329)

第十四回 守信义代表受骗 忧时局同僚担心

前回书讲到；驻守宛平县城的保安队，夜袭敌阵，毙杀日酋一木清直，王冷斋向北平市长秦德纯报喜。这一消息，一夜之间，传遍神州大地，人们纷纷奔走相告，抗日热情极为高涨，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日寇华北驻屯军策划的阴谋：妄图乘保安队换防之际，阻挠、破坏按时换防，在宛平城兵力空虚时，一举强占这个战略要地，计划再次落空后，日方深感兵力不足，难以一举达到消灭或将 29 军赶出北平的目的，便再次玩起“和谈”的鬼把戏。

1937 年 7 月 10 日上午，29 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官邸骤然热闹起来，各式各样的小卧车摆了一片，出出进进的多为华北当局军政要员。

谈判地点设在秦宅客厅内，谈判桌由长条桌临时拼成，上铺雪白布单，两侧插有中、日两国国旗。中方代表有被日本称为反日元凶的冯治安师长、冀北保安队旅长程希贤、绥靖公署高级参谋周思靖、林耕宇、王冷斋；日方代表为日顾问樱井、中岛、笠井、秘书斋藤、松井机关长。

松井粗野得像只猛兽，他站起身用先发制人的口气说：“诸位知道：中国军队没有遵守停战协定，进攻日军，致使我大日本帝国驻屯军一木清直大佐不幸阵亡，数百名士兵命丧异国他乡。为此，中国方面的，要完全负责的！”

“松井先生”王冷斋站起打断松井的胡言乱语。他扫视会场内的人们一眼后，大义凛然地说：“我军毙杀一木，不错！确有此事，但松井先生不会不知道，一木是死在宛平城西北侧的沙岗后，这儿正是中国军队的驻防区。这里既非日本国土，又非日军营地，更非日军司令部，他一个堂堂的日军大佐，到中国驻军的防地又有何公干呢？再者，数百日军士兵命丧异国他乡，这就更让人糊涂了。日本士兵有自己的国土，有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不在家好好过日子，却跑到千里之遥的中国来杀人，强占领土，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断送日本青年幸福和生命不是别人而是你们。”

“话不能这么说吧！”寺平接过话茬道：“中国军队如从宛平县城撤退，就不会发生事端嘛。”

“此言差矣！”林耕宇站起愤然道：“寺平先生之意，实属荒谬不当！我驻卢

守军何基沣旅按约撤退,这是妇孺皆知之事。不信请看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再看看这个……”他又把一份来自英国伦敦的报纸摔到日方代表面前:“这些援引你们日本国报纸的消息总可以证明中国军队是遵守停战协定,按约撤退的吧!”说到激愤之处,林耕宇气宇轩昂,用手一指日方代表道:“而你们又做得如何呢?中途挟持中国官员的是你们,大井村阻挠中国保安队换防的也是你们,夜间偷袭宛平城,炮击县署,攻击卢沟桥的还是你们。时至今日,日军大批部队还赖在永定河京汉铁路桥附近不走,偷偷地挖工事、修筑机枪阵地。今晨五时,又有一大队日军增援到沙岗,运去大炮九门,这又该做何解释呢?”自上次在宛平城独赴敌营谈判后,林耕宇一改过去儒生怯懦的风度,处处以国家民族为重,为抗日他什么都豁出去了。短短几天,使似乎经历了好几个世纪的磨难,明白了许多。残酷的现实终于击破了他以往的幻想。对豺狼成性的日寇再也不能讲仁慈。活着就必须挺直腰板,做一个有民族气节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再不能对日本人低三下四,忍气吞声,弯腰苟活人世。

“对!我非常赞成林先生的意见。”王冷斋插话道:“日方要为破坏停战协定、背信弃义的行为负责。确切地说:日军能否如约撤退,是继续进行和平谈判的首要条件。”

“诸位……”松井再次站起辩解:“刚才,王县长指违约之事,实乃因日方有数具阵亡士兵的尸骸尚未找到,留下少数部队以便搜索。”“少数”两个字,松井说得特别慢和重,意在引起与会代表的理解,以掩饰日军没有如约撤回丰台的劣迹,骗取中方代表的信任和同情。

“既然是搜索尸骸,为何带着枪炮,筑工事挖战壕,也是为搜寻尸体吗?”王冷斋推开茶杯,愤然站起责问道。

松井被质问都理屈词穷,无奈地垂下头来。他沉思片刻,仍不甘心败下阵去,又搜肠刮肚地编造出新的理由:“诸位,我方怕遭你方袭击,不得已才多留一些部队,以资戒备。”

会议室内,中方代表窃窃发笑,嘲讽日方代表松井的无理狡辩。

松井受到奚落,面孔涨得通红。他又欲站起,胳膊肘碰倒茶杯,热茶四溢,烫得他乱甩乱掸,哇哇怪叫,出尽了洋相。

坐在首席位置上樱井顾问官,见此情景,窘迫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其实,他当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他什么主儿也做不了,更不敢责备松井,只能以目示意,暗示松井等人稳住阵脚。

谈判陷入僵局,会场内呈现尴尬的气氛。

冯治安有许多事情要做,让他一次次出席谈判会议,他已很不满,多次拒

绝到这种磨牙斗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场合来消磨时光，可上司点要名他参加。考虑到北平现任的几位官员，多为文官，调动军队，实施什么停战协议还得他这军方实力派说了算，他不参加，什么也决定不了。无奈，他只得痛苦地前来应付，巴不得马上散会，回到军营，去指挥他的千军万马。他见会议又要扯皮，已有些不耐烦，站起来，扫了会场一眼说：“诸位，我看再争吵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收获。我建议，中日双方应该马上组织徒手搜索队，前往事发地点检查双方撤兵情况，有无违约行为。时间嘛不宜太长，24小时为限；人员嘛，不要太多，中日双方各派代表3名，士兵50名，到时无论发现尸体没有，日军必须撤回丰台。”他见众人没有在意他的建议，猛敲桌沿两下，厉声道，“你们听我的，咱们就谈下去，不听！你们吵下去，冯某恕不奉陪，咱们抬腿走人！”

“好！这主意好！”中方代表赞同道。

日方代表似什么都没有听见，只是各自从牙缝间品茶、抽烟，对冯将军的提议不理不睬。

冯治安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他一把按住了樱井正欲端起茶杯的手。冷冷地问：“我说，顾问官先生，你他妈的不是专来喝蹭茶的吧？”

樱井的手腕被攥得生疼，故作惊讶状，推诿道：“冯将军，冯师长，老朋友了，有话好说。”

“他妈的，老子是问你同意不同意我的建议？”冯治安当着众多下属的面，受到日本人的愚弄，脸上火辣辣地冒火。两眼灼灼放光，逼视着日方首席代表樱井，要他做出回答。

樱井非但没有恼火，反而抽回手，满脸堆笑道：“好的！好的！组织徒手搜索队，大大的好。”

“那么！马上准备！”冯治安一招手，吩咐侍从：“快拿两份地图来！”

地图拿来后，分送给中日双方代表各一张，会场上的气氛活跃起来。中方代表议论着人选，在地图上标记着搜索区域，出发的地点和路线。

日方代表们把地图翻得哗哗直响，松井暗自小声嘀咕几句日语，见同僚们各自会意后。松井悄声问一旁的侍从：“先生，厕所的哪里有？”

侍从人员领着日方代表松井、笠井、斋藤、中岛离开会议室，走向后院的厕所。

中方代表忙碌着，各自认真准备着，发表着自己的想法和见解。王冷斋更忙，他边在小本上记录人名、地名，边在地图上做着标记。

“冯师长，我去给丰台挂个电话，让他们组织徒手搜索队员。”樱井走进冯治安，谦恭地说。

“去吧！你们去带顾问官打电话！”冯治安吩咐一旁的侍从人员。

樱井走了，悄悄地走出会议室，快出门时他又偷偷地回望了一眼，脸上现出一丝得意地微笑。

冯治安又忙伏身在地图上，察看起来。

中方代表们认真地准备着有关组织徒手搜索队的事宜，谁也没有发现，谈判桌前，已悄然失去了日方的谈判对手。日方代表已不辞而别，悄然离去，而中方代表还被蒙在鼓里……

“咣”，靠北墙放置的那架柜式座钟，又不厌其烦，准确地敲响钟点。

中方代表们一惊，把目光转向座钟。时针已指向12点，环顾屋内，顿觉空旷了许多。对方会议桌的对面，曾坐有日方代表的座位上，空荡荡的，连那张地图也已然飘落地上，日方代表一个也不见了。人们愕然，感到此事蹊跷。不安地议论起来：“日方代表干什么去了，怎么都不见了。”

“啪”！王冷斋一惊，手里的铅笔掉在地上。他痴痴呆呆地竟想不起是否该去把铅笔捡起来，愣怔怔地离开座位，安慰大家说：“诸位先别慌，我去看看，你们先商量着。”他急急地奔进厕所，里面静悄悄的，他又跑进电话间，连个日方代表的人毛也没有。他转回到前院，日方代表来时乘坐的汽车，也早已踪迹皆无。他急问大门守卫：“喂？停在院里的日本人汽车，几时开走的？”

“走了半天了，他们说有急事，先回去了。”

“是这样……”王冷斋如遭电击一般惊呆了。他急急跑向会议室，一头撞开房门，冲进屋后。惊喊：“不好了，日本人跑了。”

“跑了？”中方代表们被这荒唐突兀的消息惊得目瞪口呆。

“叮铃铃。”电话室的铃声骤然响起，王冷斋奔进电话间，抓起听筒。惊问：“什么？日军已由天津、古北口、榆关等陆续开来？啊！大炮坦克正向卢沟桥进发？五里店、京汉铁路桥失守……”王冷斋感到浑身发冷，一股寒气由手指传向手腕，顺着胳膊，冷进心里。他身体一晃险些栽倒，赶忙扶住墙，支撑着没有倒下去。而手里的话筒却滑落在地，发出清脆的声响。

会议室内的中方代表隔着门，早已把王冷斋打电话的内容听得一清二楚，这消息无疑是给人们当头一棒，打得人们一片茫然，他们再一次品尝到了被人欺骗的滋味。

“奶奶的小鬼子！我跟你没完！”冯治安猛地从椅子上弹起，挥舞着拳头，气恨地呼喊。

“娘的！这叫什么谈判，简直拿咱们要戏着玩！”

“就是！日方太不够意思！一点信誉也不讲！”代表们纷纷谴责日方代表

背信弃义，逃离会场的无耻行径。

自此，北平方面关于卢沟桥事变的中日双方谈判，再次破裂。日寇以为宛平城驻守的 29 军部队已调走，换防的冀北保安队不堪一击，拿下宛平县城易如反掌，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受到重创的森田联队得到增援后，他们毅然撕去了和平的伪装。向卢沟桥发动了更为猛烈的进攻。古都北平危在旦夕，再次被推向了战争的深渊。

然而，日寇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形势。1937 年的中国已不是 6 年前 1931 年的中国，他们妄图重演 9.18 事变的把戏，轻而易举地像占领东北三省那样占领华北，显然拨错了算盘。

但是，此时的华北最高军政首脑却还陶醉在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幻想中。

读史为镜，可知教训何在？

日寇在“和谈”的烟雾下，不仅迷惑了“七七事变”之后华北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一些军政头面人物，也迷惑了刚由山东乐陵，被张克侠、邓哲熙等人接回天津的宋哲元。

宋哲元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身体强壮多了。胖脸红朴朴地泛着油光，大概是刚刚洗过热水澡，显得精神饱满、容光焕发。他身穿宽大睡衣，坐在柔软的沙发上，闭目养神。这次他由原籍被人请回，心里既焦急，又得意。焦急的是他刚离开平津日子不多，日本人就动起手来，在卢沟桥首开战端，各种求战、主和的言语不时灌进他的耳朵，日军增兵的消息也雪片般飞来。得意的是：怎样？没有我应付，日本人要闹事吧？而解决中日矛盾，还得是我宋哲元，乖乖把我请回来。对南京、对日方，我宋哲元是个谁也离不开的人物！想到得意处，宋哲元睁开眼打量一下下榻的房间：莲花式吊灯，高级壁纸，宽大的席梦思软床，还有高档硬木写字台、书柜。他这次来到天津，没有住进 29 军第 38 师师部驻地韩柳墅，也没有住进天津市政府的高级客房，而是驻进天津最高级宾馆。意在给外人以公允，既不偏袒日方，也不听信中方，介于两者之间的“调停者”的身分。他很为自己的安排得意，竟高跷着左腿，打着节拍，哼起京剧《空城计》的唱段：“我正在山上观山景……”

“报告！”门外传来的声音打断他的兴趣。他不耐烦应了声：“进来。”

门被推开，侍卫进来，送进当日的报纸，放到宋哲元面前的茶几上，轻声说：“军长，张自忠师长、邓哲熙先生求见。”

“让他们进来嘛！”宋哲元翻着报纸说。侍卫答应一声，轻步走出。片刻之

后，张自忠、邓哲熙先后走进。二人向宋哲元行礼，宋哲元赶忙站起来，摆摆手道：“坐！请坐！”

张自忠打量室内一眼，说：“军长，此处离师部太远，也不安全，还是尽快撤回师部去住吧！”

“是啊！军中不可一日无帅！还是请军长早日住进……”邓哲熙的话还没有说完，便被宋哲元打断：“二位前来，还有别的事吗？”

“军长，日本人昨天提出四项要求，要求与我方谈判。”张自忠见宋哲元不愿听劝他搬家之事，忙把话题拉到正题上。

“喔？好嘛，哪四项要求哇？”

“日方要求我们；第一华军撤离卢沟桥；第二严惩华方肇事官员，正式向日方道歉；第三，取缔抗日活动；第四，厉行反共。”张自忠边扳着手指一条一条说出日方要求，边观察宋哲元的反映。

宋哲元眼睛看着报纸，见张自忠的嘴不在翕动，抬头问：“就这些，没有别的了！”

“就这些，难道军长还嫌不够？”张自忠瞪大眼睛问。

宋哲元放下报纸，起身走到窗前，眺望着窗外的景致，许久转身问：“张师长，你对日本人的要求怎么看？”

“骗人之举，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张自忠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宋哲元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我看目前日本人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只要我们做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是可能的。”

“军长的意思是……？”张自忠忧心忡忡地问。

“我看可以答应日方的四项要求，只要我们保住 29 军的地盘，就有东山再起之日！”宋哲元走到写字台前，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不！日本人贪得无厌，我们不得不防啊！军长，我建议收拢部队，攥成拳头，一举把华北日军全部消灭！”

“张师长，看来你只是个将才，只知道打打杀杀，而不懂政治啊！”宋哲元不无嘲讽道。

张自忠闻言柳眉倒竖，刚欲再说什么。恰巧电话铃声骤剧，他走过去抓起话筒：“喂，我是张自忠，你是谁？噢，是鹿钟麟鹿军长啊，找宋军长？噢……”

宋哲元几步抢到张自忠身边，抓过话筒，捂住受话器，低声对邓哲熙说：“你来接电话，就说我不在！”

邓哲熙接过话筒：“喂，鹿军长吗，宋军长不在。您有什么吩咐吗？什么，要跟宋军长谈谈抗日的事！那好哇！”

宋哲元站在一旁，听着话筒里鹿钟麟的声音，低声对邓哲熙说：“告诉他，我最近很忙，抽不出时间，就说我请他有空去北平玩几天！去游紫禁城、颐和园……”

邓哲熙大声地把宋哲元低声吩咐的话传声筒一般转达了出去。话筒里的声音沉默了。继而“咯哒”一声挂上了，邓哲熙只好挂上话筒

“军长，你这是干吗？人家鹿军长是好心来帮助咱们抗日，您怎这样对待人家！”张自忠不满道。

“帮助咱们抗日？他怕不是受蒋介石的命令来和咱们抢地盘的吧！”

“军长，你有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张自忠大声喊道，站起身，愤而走向门外。

邓哲熙见此时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也起身准备离去，宋哲元拦住他道：“哲熙兄别走！刚才我草拟一份对时局谈话，请你拿去报馆发表。”宋哲元说着，走到写字台前，拿起一张纸，递给邓哲熙说：“你看看，有什么需要修改或不妥之处没有。”

邓哲熙轻声念道：“卢沟桥事变发生，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

站在门口的张自忠越听越烦，眉头拧成个大疙瘩，此时，他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宋哲元此刻拿出这篇谈话，显然是让邓哲熙读给他听的。他不走吧心里憋气，走吧，宋军长不高兴，与他闹成隔阂，对抗日更为不利。

叮铃铃。电话声再次响起，邓哲熙没有再读下去，顺手抓起话筒，当他问清对方是何人有什么事后，紧张地说：“宋军长，日方要求您明天去谈判。日驻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请您去。”

“要我去谈判？”宋哲元手托下巴，思虑片刻道：“谈判可以。不过，我不宜出面。明天，你同张师长一起去，顺便摸摸日方的底。看他们到底要打什么底牌？”

“军长……”随着一声急促呼唤，张克侠急匆匆地走进来，他见屋内站着张自忠、邓哲熙，招呼一声，摘下军帽，也顾不上什么礼貌，端起桌上的冷茶喝下一气，放下杯子道：“军长，您怎么躲到这里来了，让我好找哇！”

“怎么？有什么情况吗？”宋哲元神色紧张地问。

“何应钦部长从南京打来电话，找您不在，我接的。他要我转告您说：‘日方增兵，我方也应有所准备，现在已命令孙连仲、万福麟部北上策应咱们29军行动了。他要我们集中兵力，准备对日作战！’”张克侠说着解开领扣，让电扇

往里吹着冷风。

“奶奶的！早该这样。”张自忠见张克侠带来好消息，很是兴奋。他一扫刚才的颓丧情绪，把拳头握得紧紧的。“军长，我们不能坐等挨打，要采取主动攻势作战。不然，我们是要吃大亏的呀！”

“是啊！先下手为强吗！中央军政部都表示要抗日了，您还怕什么？”邓哲熙鼓励着宋哲元。

“怕？我怕什么？姓宋的从没含糊过！我是怕咱们29军失去华北的地盘，就像没地的佃户受财主的气。抗日。我当然支持。但我们不能放弃和平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宋哲元拍打桌沿说。继而，他转对张克侠说：“这样吧！张副参谋长，请你按照目前敌我形势，尽快拟定一份对日作战计划，一旦时机成熟，立即付诸行动。不过，在和谈尚有一线希望之际，就不能轻易放弃和谈，这不仅仅是我宋哲元的意愿，也是蒋委员长的意思，这是秦副军长前不久赴庐山拜谒蒋委员长时，他亲口讲的。”宋哲元说到此，显得很疲倦，挥挥手道：“我累了，有什么事以后再谈吧！”说罢，他走到沙发前，一堵墙似躺下。

张克侠、张自忠、邓哲熙只得告辞。

“苓忱弟、哲熙弟，明天别忘了去日本人那里摸摸底。”他们走出门口时，宋哲元在后面叮嘱道。刚来到楼下，身后侍卫追上来：“邓先生，宋军长要你把这谈话稿拿去，并叮嘱一定发表。”

邓哲熙接过，无奈地看看张克侠、张自忠一眼，将文稿折起，掖进口袋，叹喟一声：“明轩这个人呢！哪样都好，就是太固执！”

“是啊！军长这个态度，弄不好要上当的！”张克侠十分忧虑地说。

他们来到门口，刚坐上汽车准备离去。突然，前面又驶来一辆小轿车。车停稳后，车门开处，陈觉生、齐燮元、潘毓桂分别下车，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走上台阶。

“这几个狗娘养的来干什么！我下去把他们赶走！”张自忠气恨地说着，就要下车。邓哲熙一把抓住他：“苓忱，不得莽撞！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唉！宋军长老跟这几个活宝打得火热，他是怎么想的啊？”张自忠气忿地一拳擂在腿上。

“军长被这几位亲日派包围，终非好事。我们应想个办法，让军长摆脱他们。”张克侠面色忧郁，语调沉重地说。

“是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时间长了，白的也得被这几个家伙给蹭黑了。”邓哲熙颇有同感。

“别说军长了。我与这几个家伙打过几次交道，国人骂我是汉奸不说，连

我回家家人都不给我好脸色！”张自忠忿忿不平地说。

“是不是嫂夫人又让你跪搓板了？”邓哲熙开着玩笑。

“去你的！像你呢！弟妹让你打狗你不敢骂鸡！”张自忠搗了邓哲熙一把。

“不过，蔣忱，你也该掌握一下对日交往的分寸，现在舆论是对你有些不利呀！”张克侠言外有意地说。

“我那还不是替罪羊，秉承明轩的意思去办。就拿前些日子日本邀请军长访问的事说吧，他不去，非让我去，结果，什么签订密秘协议啦等谣言全出来了，我张自忠是那样的人吗？”说到气愤处，张自忠大吼一声：“开车！”

汽车行驶在街道上，卢沟桥事变后，张自忠已一面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听令，准备反击；一面加强了城内治安的管理，警察、保安队日夜巡逻，增加了哨卡，严加盘查可疑之人。采取这些措施后，市面秩序渐趋稳定。

车内，三人沉默着，张克侠掏出纸烟，为张自忠、邓哲熙各递上一支，点燃后说：“二位，佟麟阁上午来电话，催促军长赶回北平。可我看明轩的意思，近日内，他没有回北平的意思。北平情况严重，我想天津有蔣忱独挡一面，又有军长坐阵，不会有什么问题。晚上，我先回北平帮捷三一把去。”

“唉！蒋委员长让军长去保定，他不愿意去，北平需要他，他也不想去。他在天津迟误下去局面就更不好收拾了。”邓哲熙忧心忡忡地叹喟道。

“反正齐燮元那几个家伙总在军长耳边嗡嗡不是好事！依着我早把他们给抓起来，枪毙了！可军长……”张自忠火爆脾气，说着火又上来了。

“这样吧！我走后，你们想办法让军长离开那儿，搬回他的寓所去。蔣忱再以天津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印发新的通行证。没有你的签字，任何人不许见明轩，汉奸亲日派不就接近不了军长了！”张克侠建议道。

“好主意！一箭双雕。这样既保卫了军长的安全，又让齐燮元一伙干瞪眼。”张自忠拍手称赞。邓哲熙也点头赞许。

“我走了！天津的大事就全靠你们操心了！张克侠左手拉拉张自忠，右手握住邓哲熙，狠劲摇摇，似把千言万语的期望通过这一动作，电流般传达给他们。

“你也保重！给麟阁、德纯他们问好！”

战争年代，战友间的情谊分外笃厚。汽车缓缓行驶，尾灯忽明忽暗，在黄昏渐暗的街道上留下一串飘忽不定的亮光。

在宋哲元看来，人世间没有什么比违心地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更痛苦的了。他送走张自忠等人，也似有些心神不定。华北目前的局面太复杂了。日本人、南京政府、共产党及各派势力争相在此角逐。日本人要吞并华北。自己心

里是清楚的,也早有防备。南京政府要搞垮他这个西北军派系的地方派,也不得不防,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宋哲元是拥护的,可弄不好就会授以日本人发动侵略攻势的口实。日本一动手,中央军几十万人齐压过来,他这29军苦心经营的地盘还能保住吗?没有了地盘,我宋哲元还算什么?吴佩孚不也曾显赫一时吗?如今怎样?成为在野政客,看别人脸色喝点蹭酒、吃点蹭饭。张学良又怎样?撤出东北,国人皆怨。他带着那十几万人马,到处流浪,被发配到大西北同红军作战。人马没了呢,他不也如吴佩孚一样做了蒋介石的阶下囚。不行!我不能做吴佩孚,也不做张学良。我就是我:宋哲元。宋哲元品着茶,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想到亢奋处,他挺身而出,走到衣架前,从外套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封信,走到门前上好锁,展开那封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又轻声读起来:

明轩吾兄勋鉴:

戈参事(定远)来,接诵手书,感慰无涯。中正夙信吾兄公忠体国,必不负中央付托之重任。兹闻近况,益信兄苦撑精神,久而弥笃,幸为自慰,冀察之事,盼兄酌情处理。此间只有为兄负责,设法排除国难,决不使兄独受群谤。一切盼沉着应付,努力前进。成败毁誉,愿与相共。外间挑拨离间之言,别有作为,以后要更加甚。惟在彼此心照,均不置信而已。总之,中央依畏吾兄之重,有加无已。而中正对吾兄公私俱切,更不待言。长城在望,吾无北顾之忧矣。余托由卓越恭事面达一切。专此布覆,即颂迈祉。中正手启,26年6月22日。

宋哲元看完来信,苦笑一声:“这个老狐狸,左右逢圆,进退都有理。”他正准备再详读一遍,进一步琢磨蒋介石信中的内含。忽听有人呼呼敲门。他一惊忙把信收好,走到门前,拉开门。见是刘副官站在门外。宋哲元有些不快,淡淡地问:“什么事啊?我正休息。”

“军长,齐燮元、陈觉生、潘毓桂求见。”

“不见!”

宋哲元呼地关上门,气得他直喘粗气。他几步跨到电话机前,狠劲地摇着,未等对方接通,就大叫道:“警卫室吗?我是宋哲元,赶快把门外那几个家伙给我抓起来!”他喊完后,电话才接通,里面传出值勤排长的问话声,“喂?我是警卫室,你是哪里?有什么吩咐?”

宋哲元缓缓地放下话筒,他再也没有重复刚才的命令,却细细地权衡起利弊来。

这才是:无赖登门,奸人自入法网。

将军恼火副官被拒门外。

欲知后事,请阅下回。

第十五回 摔花瓶将军明志 会记者局长巧言

前回书讲到：几名亲日派求见宋哲元，被拒之门外。宋哲元本想把这几个家伙抓起来，澄清他与日本人关系不明不白的阴影。但仔细一想，眼下这么做似有些莽撞，弄不好会激怒日本人，使华北形势更加复杂、激烈化。他还需要这几位穿针引线，与日本人联系。以使他宋哲元与南京、日方呈三角之势，保持平衡。这种关系是他主持冀察政务委员会得以生存的条件。三方互为利用，蒋介石利用他与日本人周旋，他利用蒋介石做挡箭牌，拖延日方提出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侵略计划。同时，他也利用日方，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使蒋介石这位一世枭雄，对他这个西北军派系的小人物不可等闲视之。这就是他宋哲元得以在华北立足，并日渐发展起来的特殊土壤、气候和条件。

宋哲元放下电话，倒背着手在屋内徘徊起来。他在反复思考，应该怎样处理这件事？既让这帮家伙为自己卖命，又得感谢自己。以往，他对这些人是敬而远之，采用怀柔政策，避免正面接触，激化矛盾。

敲门声又响起来，他走过去。

“军长，他们说带来了日军司令部寻求和平谈判的建议，非要见您。”站在门外的刘副官怯怯地说。

宋哲元一怔，缓缓拉开门，低声吩咐：“让他们进来吧！”

宋哲元应允后，急忙穿好军装，端坐到办公桌后。装出正在打电话的样子：“啊！什么？全军将士要求抗战？南京政府的军队也正在北调，平津各界纷纷要求对日宣战？这个嘛？现在还没有必要，我正在与日方接触，争取和平解决。我的几个朋友正在从中斡旋。他们是谁？这个，告诉你们也没关系，他们是齐燮元、陈觉生、潘毓桂，还有张壁。什么？他们是汉奸？应该枪毙！不不！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宋哲元边高声对着话筒喊，边和正在走进来的齐燮元等人点点头，算是招呼。他“啪”地挂上电话，显出忿忿不平的样子。“这些人，真是无中生有，非说各位是汉奸！”

“军长，对方是……”齐燮元脸上一红一白很不是滋味，想问又不敢问。

“噢！是南京来的电话，非要对日宣战。还要我以汉奸罪逮捕你们，这、这是哪儿的事啊！”宋哲元一脸愁苦，摊摊两手，显出一副无奈的样子。

“多谢！多谢军长照顾！”潘毓桂说着，把手里的大包小包礼物送上前：“军长，这是日本人让我们给您捎来的，纯正的日本货……”

“啧啧。”宋哲元摇着头说：“各位你们怎么这么不开眼呢！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往我这里拿日本货？这不是往我姓宋的眼里扎棒槌吗？拿回去！拿回去！”他连连挥着手，似在轰赶讨厌的苍蝇。他站起走到门边，把门打开，似在暗示这里的一切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他转回到齐燮元等人面前，见这几个家伙已是热汗满面，坐卧不宁了。暗笑道：“这些坏小子，还真让自己一段单簧给震住了。”他见齐燮元等人局促不安的样子，觉得很惬意，笑问道：“诸位，此时前来，怕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军长，我们……我们……”齐燮元如骨卡喉，有话说不出。

“委员长，我们是想……”陈觉生也是满脸热汗，与往日的灵牙俐齿判若两人。

“有话直说吧！是不是日本人让你们来的？”宋哲元不愿再跟他们逗下去，耽误时间，直言问道。

“是、是日本人让我们来的！不、不、不是日本人让来的……”潘毓桂见窗纸被宋哲元捅破，很是惊慌，想实说又怕宋哲元发火，左右为难，刚说是又忙着否认。

“是我们自己要来的，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让我们带话，向您致意。他说愿意把卢沟桥冲突就地解决。日方本着不扩大的方针解决日华争端……”齐燮元鹦鹉学舌一般传达完主子交给他的使命，暗暗诅咒自己嘴笨，说的话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好吧！我宋哲元一向主张和平，只要日方不再滋事，有什么条件都可商量嘛。”宋哲元听完日方的态度，感到和平有望，很是高兴。

“真的？”齐燮元喜出望外。

“我宋哲元说话历来算数，你们回去后，转告桥本群参谋长，明天，我派张自忠、邓哲熙前往，具体协商双方都能接受的停战条款！”

“太好了！军长真不愧当代英雄……”潘毓桂又鼓动起抹蜜的舌尖，干起吹捧他人的勾当。

宋哲元举起手，拦住他阿谀奉承的言辞，婉转地下了逐客令：“时候不早了，我近日劳累，就不留各位了，有空儿再谈！”